

重刻讀書續錄

自四至八

仁仁3

90

5



讀書續錄卷之四

太極涵萬象，體用一源也。萬象具太極，顯微無間也。

漢初文章猶是論事，所以近古。至司馬相如輩，詞賦

專尚華藻，文體變矣。

漢文帝天資恭儉，非由學力。

中庸戒慎，恐懼慎獨，靜存動察，為仁之功也。

正理所見，既明則邪說不能惑。

陽一以施陰兩而承，此理萬古不易。

天所賦為命，元亨利貞也。人所受為性，仁義禮智也。

天下古今萬理不出性命。

川原藏書

讀書續錄卷之四

程子曰理無形也故假象以顯義乾六爻皆然其餘
卦爻皆然
奇陽之數健陽之性有數即有理元不相離偶陰亦
然
動心起性則日新矣
隨處有天理順天理皆可樂也
大本大原無所見淺矣
大本大原直是不可得而形容上夫之載無聲無臭
至矣
天何言哉其理則至顯

卦畫只是陰陽而其理無窮
陰陽中有理理不外乎陰陽精粗本末無二致觀本
極圖可見矣
理氣物物皆然
理氣之外無一物
惠迪吉理也
秦夷陳氏曰羲皇始畫八卦重為六十四不立文字
使天下之人觀其象而巳能知象焉則吉凶應
其象則吉凶反後世卦畫不明易道不傳聖人於
是不得已而有辭學者謂易止於是而不知有畫

矣觀希夷之言如此則卦象者其易之本與
易是氣道是理隨時變易以從道氣在是而理亦在
一是也如吾人之一動一靜易也動靜合理即從道
也

修辭以立誠一言必須實

多記駁雜之事妨正理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善幾之叢見也

天下古今只有一善而已人不為善何以為人

妄念邪念息則意自誠矣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善性一理也在造化為善

在人物為性繼之者善誠之源也成之者性誠斯
立焉

消息盈虛大而天地之闔闢小而日時之始終皆一
理也

自太極生一奇一偶加倍至六十四卦便是易伏羲
元無文字至文王繫彖周公繫爻文王周公之易
也孔子十翼孔子之易也皆發明六十四卦三百
八十四爻之理而已

天地間陰陽是自然之易卦畫奇偶不過模寫陰陽
之象而已故亦謂之易卦之奇偶法陰陽之奇偶

而畫天地之易，易書之易，同一陰陽而已。自一奇一偶漸次生滿，六畫是聖人作易之本原。後聖卦下繫之辭，亦謂之易伏羲先天圖卦畫次序。方位是易文王周公孔子之書，乃易之辭也。陰陽滾滾不已，造化人事皆由此出。造化日新，人事亦日新。周禮三易經卦皆八，其別六十，有四即易也。伏羲之卦因文王周公繫之辭，故曰周易。後夫圖乃文王之圖，彖文之辭，文王周公所繫，故謂之周易。遲速不尤，人只歸之天。

如先天圖，陽交于陰，陰交於陽，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是交易之易。朱子所謂交易為體也。自坤而復，以至於乾，自乾而巽，以至於坤，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寒往暑來，循環不已，是變易之易。朱子所謂變易為用也。易有交易變易之義如此。易為體，以定位而言，變易為用，以流行而言。天地上下四方，定位也。晝夜寒暑，往來流行也。交易為體，以定位而言，天地上下四方是也。變易為用，以流行而言，晝夜寒暑往來是也。陰陽奇偶，天

地之易卦畫奇偶易書之易天地之易易書之易
 同上陰陽而已而高天於下曰易也
 交易為體以定位而言天地上下四方是也在圓圖
 上即乾坤坎離之定位變易為用以流行而言晝
 夜寒暑往來是也在圓圖上即卯酉子午之流行
 圓圖定位流行之易模寫天地間定位流行之易
 於穆不已于先天圖見之
 精是卦畫之理蘊是卦畫之辭就卦畫推出偏傍之
 理也
 如乾健是卦德象天是卦象內外卦爻位是卦體爻

自外來是卦變
 先天圖離郊為春乾午為夏坎酉為秋復子為冬坤
 為晦復為朔自坤之震月之始生初三日也至兌
 月之上弦初八日也至乾月滿為望十五日也至
 巽則月之始虧十八日也至艮則月之下弦二十
 三日也至坤三十日又為晦矣卯離晝而且酉坎
 夜而昏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昏且莫不見于
 此圖
 自復之息至乾而盈自巽之消至坤而虛復又息而
 至於乾而盈巽又消而至於坤而虛消息盈虛皆

氣之流行而理為之主也。於中而為氣者，消生於極盛之時，息生於極虛之際。以是見亂生於治，治生於亂，其幾微矣。

如乾卦六陽爻而已，就乾上有天之理，四德之義。六爻有六龍潛見惕躍飛亢之義。九系爻文言之辭，皆發明卦爻之理而已。餘卦皆然。故朱子曰：先夫圖所該甚廣，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是也。

易之辭皆自易之卦畫中出，於鄙俚者皆當絕去，必使一言無學者舊習，語言出於鄙俚者皆當絕去，必使一言無

不正，所謂修辭立誠也。

陽息而盈，則陰消而虛；陰息而盈，則陽消而虛。天之外無人物，人物之外無天。天地人物渾合無間，一本故也。息而盈，自無而有，消而虛，自有而無。

易言脩辭立誠，乃為學第一工夫。此潛脩不求人知，理當如此。善即性也，為善即所以盡性也，為不善則失其性矣。性之一字無所不包，當時時體認而力行之。孟子所謂左右逢其源者，即此性也。

性雖無物不有無時不然然或心有不存則不能體
是性而與之相遠矣故道雖不可離而存養省察
之功不可間也

孟子言仁義禮智之性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道
之體用全具古今天下之理不外此
與人居官者言當使有益於其身有惠及於人
所謂歆慕其過而未能者吾老猶體之

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天地
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天地萬物分形為
一體

五行有質有氣有性有事有味有色有聲天下萬物
之理皆不出五行五行之氣循環無端動靜無始
知言則能知人如持權衡以較輕重錙銖不差
莫大於理天下之言合乎理者為是正合乎理者為
非惟知言者能辨之

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知言之至也
濂洛關閩諸儒之書皆根據至理而切於人生日用
之實

文章止論古今得失事體利害而不根於天命人心
之正朱子所謂以文自立者也

五行之質五氣之理渾合無間

文中子心在天下為其公但明德之功未至遽歆新
一民失本末先後之序如朱子所論是也

董子曰尊孔氏者黜百家若尊孔氏又信百家必不
能真尊孔氏矣

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如為聖人之學則不為異端
之學苟無所不為則其學雜矣

漢四百年識正學者董子唐三百年識正學者韓子
為學當謹守聖人之道雖未至是亦聖人之徒也
孔子安仁即天地之心也

天下古今學術之邪正義利之分而已

王者之心無私如天地人得而知之

待人極當忠而不可欺人我一致欺人乃所以自欺
也

孔子去魯不欲顯其君相之失真天地之量也

不能動人惟責己之誠有未至

朱子曰氣至而生即乾元也是知坤元之氣即乾元
之氣坤但順以承乾而已

乾元亨利貞而坤順承之天地一理也

乾元資始氣之始也坤元資生形之始也形雖賦于

地而氣實稟於天也

朱子釋坤之初六扶陽抑陰之旨微矣

坤之初六履霜堅冰至不但小人女子夷狄從微以至者如人一念之惡循習不已必至於大惡故大而治天下國家近而治一心一身皆當謹之於微也

周子論幾字如復之初九善幾也姤之初六惡幾也善幾不可不克惡幾不可不絕朱子所謂近則公私邪在遠則廢與存七只于此處看破便幹轉了此實治已治人之至要也

易為性命之原理在氣中

天理民彝雖大無道之世不能殄滅如秦至無道猶有父子不得內息之禁此天理民彝不能殄滅也自孟子之後有大功於道學者程子朱子雖已從祀孔子廟廡謂宜更立廟于其鄉世官其宗子以主祀事畧如孔子闕里之儀斯得崇德報功之意矣師上六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此實萬世之大戒自三代以至後世守其戒則治違其戒則亂見於載籍者可考也

平岳四瀆五鎮四海神號之正本於宋儒之議論

立言當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朱子論祀典之說今用之過前代遠矣

聖人為後世慮無所不至但人自不察耳
見而知之者聞而知之者自堯舜至孟子其人可考

周程朱子蓋亦神會心得聞而知之者
萬物皆氣之凝聚而理亦賦焉

靜坐默存未發之中萬化皆從此出
自有靜時自有動時若當靜時心亦馳于外是不能

立身常在禮義中斯不為清議所少
立天下之大本矣

細思理義出于天至貴至重外物世之所有至賤至
微當常保其至重至貴而不為賤而輕者所移庶
幾近道矣

履之上九其旋元吉人之所履必周克而無欠缺斯
應元吉之占故人之履行不可不慎或謂乾九三
言誠坤六二言敬先儒誠敬之學起于此乾九二
言仁坤六三言義仁義者陰陽之變也先儒論仁義
之因起于此然誠敬仁義之名書已言之矣謂皆
起于易恐未然也

朱子曰天地之間萬物粲然而畢陳者皆陰麗于陽

其美外見者也如坤之六三六五皆陰麗于陽也
如花木之類其中流行者氣之陽也其支幹花葉
美而外見者陰也此所謂陰麗於陽也與陰麗於
陽乃形麗于氣也
治大衆必有容乃可易曰包蒙吉
中庸序曰天下之理豈有加于此哉此即精一執中
也中即天命之性也天下之理豈有出于天命之
性哉
萬物不出中者以性上不可加一物如龜山所云也
論老莊之失程朱之言曲盡矣

以世儒之論折衷于程朱之言其是非一見而判然
矣
觀人之文章即知其學術之邪正孟子所謂知言也
不知言而讀天下之書何以知其是非邪正哉
物格知至是明得天理盡也
觀人與讀書惟知言可以知其賢否是非
孟子不尤臧倉與孔子不尤公伯寮之意同
知言物格知至也如此而觀天下之事是非得矣
然矣惟不知言為異端惑為小人用為俗學眩知
言皆無此失矣

洛閣當作

孔子述而不作學聖賢之道不述聖賢之言而自立
新奇之說去道遠矣
老子莊子不述前聖之言自為新奇之說所以為異
端也
濂閣關閩之書一日不可不讀周程張朱之道一日
不可不尊舍此而他學則非矣
在人始有心之名在天則渾然是理理具于人心乃
可言心統性情
天理在造化繼之者善也至成之者性則天理在人
物矣

心統性情張子就人心說心體無窮故於性情無不
統
天道流行命也命賦於人性也性與心俱生者也性
體無為人心有覺故心統性情
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聖人所處愈高則所見愈下
矣
立言不在乎艱深奇古貴乎明理而已如程朱之言
平易簡質而理自明矣
朱子曰周子通書近世學道之源其言簡質如此則
務為闕衍華藻者去道遠矣

布帛菽粟之文民生日用之常一日不可缺金膏水
碧空青丹砂之文雖曰奇寶錢不可食寒不可衣
亦何益于生人哉
慮事周密處心泰然
孔子自得之樂深故視不義之富貴輕也
聖人之心千變萬化一以貫之
孔顏之樂其全盡天理者與
堯舜禹湯文武治天下皆不出性分之外
漢光武規模不及高祖者以好吏事如馬援所論也
妄念生不誠之源也

存右逢其源隨處皆此理無窮盡無方體
山川草木雨露霜雪之類皆造化之糟粕張子言之
詳矣
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理與氣無
間亦無息也
天下之理具于吾心性無不同也
雜博之學不可以入堯舜之道
理學淵源無窮
道學以五經四書為本專用心於束學者無自而入
道

開一君子進則喜好善之心自不能已也

宋景濂諸子辨列周程于其後非尊道學者也失倫次甚矣周程大賢豈諸子之敢望乎或者謂立言當求先儒所未言者夫以孔子之大聖猶述而不作况後學不述古聖賢之言而欲創立已說乎專心致志于仁義禮智之道則不雜離此即雜矣程子曰始比不以道際于終者多矣如不擇賢否非類相比得不際於終乎蓋世有其人讀易至此有合識之

師以文章為教弟子以文章為學何以入聖人之道

近思錄宜熟讀程子論未發之中處當參者朱子中庸或問其餘間有不同者亦當參考

道教盛于宋道君林靈素後世踵其妄誕求福不已使果有可求之福道君得之矣

明道曰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然則邪誕妖妄之說彌漫充塞自若如此矣

渾然一理至大而粲然條理至密

窮理盡性至命學貫天人也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一氣也

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氣無窮，理亦無窮。岐伯論地曰：大氣舉之，則地有涯；氣無涯矣。雨水自天而降，人不異者，見之熟也。况地卡之天，獨不為水而行於地中乎？

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生生之氣無窮。

肉羶而蟻聚，至微之物亦有知覺性，無不在可見矣。

雲氣合而成雨，故雲散則雨止。地氣合而成水，地常

凝，故水無窮。

孟子守得大綱定，遇事只以此應之。大綱者何？仁義禮智是也。

聖人之心寂然不動，隨感而應，所謂神也。

見理熟，則處事易。

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之所為也。天也。順乎

天，則心自泰然矣。

性命之理具于心，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者，熟也。

順理則裕，四字用之不盡。

程子論漢唐雜伯，雜夷斷盡其失。

事親奉祭未盡孝，為臣奉職未盡敬，宗族疎戚未盡

仁，交友接人未盡忠，讀書行己未盡誠，此吾自少

至老恒念有未盡也。

汲汲自脩不及何暇責人不自脩而責人舍其田而耘人之田也

程子論盡之上九高尚其事有不同者以人品而言也

易言貞吉守正末有不吉者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仁者之事即王者之事

道學治道不可岐而為二道學正所以推而為治道孟子之後知王伯之分者董子

漢宣帝亦自言漢家本雜王伯為治

春秋時有五伯之名有楊朱異端之名皆衰世之事也

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朱子曰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竊謂尊德性所以尊此理也道問學所以窮此理也致廣大所以極此理之大也盡精微所以盡此理之細也極高明所以極此理之入明無不照道中庸所以行此無過不及平常之理溫故而知新者因溫尋此理而有知新之益敦厚以崇禮者敦篤乎此理而日謹其節文之詳故此

五句尊道致盡極道溫故知新敬崇皆指吾所受
于天之正理而言也
人之動靜語默寤寐皆易也
人與天地之理氣混然無間故天地為人之父母而
人當心父母之心行父母之事也
天地為人之父母故人知天地變化之道則所行者
能述父母之事矣通天地神明之德則所存者能
繼父母之志矣
人心所具之性即天地之理人身所稟之氣即天地
之氣故能致其性之中則天地位致其氣之和則

萬勿育

早作夜息無非順陰陽自然之理即所謂易也
自思誠不如古人古人處太震懼不少動其心自思
誠不如古人遠矣
勇者不惧誠亦難能
交易變易雖有體用之分其實體即所以為用而用
不離體也
周子曰不善之動長也長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矣
程子曰無妄之謂誠周程相傳之學可見
道之大原出于天故聖人繼天立極

太極渾然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無物不有無時不然
實未嘗分也但就萬物各有一太極而言則似乎
有分然渾然者則未嘗不統也
太極不可分者以理無不在也

周子曰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
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
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其庶矣乎蓋一
即無極之真靜虛陰動直陽即兩儀明木通火公
金溥水即四象朱子謂學者能深翫而力行之則
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

而日用間自別無用力處矣

無極之真是性之全體靜虛為陰無極之真在陰中
動直為陽無極之真在陽中明木通火公金溥水
無極之真在五行中即圖之太極陰陽五行也靜
虛陰也而曰明通木火根於陰也動直陽也而曰
公溥金水根於陽也即圖之木火根於陰水金根
於陽之理人之息呼根於吸吸根於呼亦陰陽相
根之理

孟子曰天下之生又矣一治一亂即易之陰陽盛衰
之理也

周子曰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朱子言即周子之教
程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學者當默
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愚按朱子
之言引而不發竊意天地間至貴至富可愛可求
者莫過于天命之性能深知其理而實體之於身
則日用動靜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而無一毫私
欲之雜撓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樂可知矣矣
意如此書之以俟來哲

周子顏子章不言貴富為何事其下師友章言天地
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道德即天命之性也恐孔

顏之樂亦不過全天命之性而已

不責人即心無疑冰焦火之累

孟子論孔子之仕止久速皆踐履易之道也

卦畫陽奇而陰偶天地鬼神之理豈出陰陽之外哉
浩然之氣即乾元坤元之氣人資以為始為生者也
朱子曰浩然之氣乃天地之正氣人得以生者其
斯之謂與

孔子微服過宋其自處雖裕處事則密

蕩滌私邪存養心性端謹容節

五行之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無不各具於一物

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然太極既無不在果不可分也

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焉正仁義性也性即太極也萬物之生同一太極此不可分也因物物各具一太極若有分耳雖若有分而統體之太極實未嘗分也

聖賢之忠厚不可當如明道之去分明不容于時猶謂已學未至當時誠意不能動人其忠厚如此人自得者深則不慕乎外矣

朱子論宗廟之制宜為法

太極圖說在當時惟朱子盡得其妙其次張南軒而已

專用心於內則有進或出或入則有間矣旅藝之書萬世當法

有本則應之無窮

老子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因應之謂也

聖人天理爛熟自無不樂

朱子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純粹至善之性是所謂太極也是則太極即性明矣

太極在陰中其體立太極在陽中其用行太極隨陰

太陽而無不在果不_レ分也

天地間理無縫隙實不可_レ分

天之生物一本故理無_レ不同

就萬物萬事上求實理格物致知之要也

天地生物之心元也人得_レ之為仁

程子曰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不但讀_レ易實讀

書之要法也

神妙萬物之體神妙萬物之用即太極也

統一氣而有動靜故曰陰陽

輕清之陽雖升而為天重濁之陰雖降而為地統

氣之升降耳

上下四方曰宇以充塞無窮而言往古來今曰宙以

流行不息而言

天地間只一動一靜而理為_レ之主萬化皆由是出萬

物皆由是生

乾元坤元萬化之源也

堯之克明峻德實萬世君天下之本

天地之塞天地之帥人物得_レ之以為形性者也

萬物一本舉目可見

安於義命即泰然矣

一性散為萬善萬善原於一性一本萬殊萬殊一本

也

一性萬善纖毫動作不可輕也

克勤小物者以善無不在

程子取柳宗元封建論其必有說矣

賈誼疏中教太子法宜為後世法

柳子守原議有關於世道

侯川經筵疏皆格心之論三代以下為人臣者但論

政事人才而已未有直從本原如程子之論也

朱子章疏有本有末有綱有目當時不能行其一二

信乎用言之難也

王安石作新法以功利蠱君心害天下斷喪有宋之

元氣奸邪迭踵其跡持紹述之說以媒進至於極

蕩而後已此天下後世之所共知劉惔孫猶謂朱

子未必主元祐右君實予不知其為何說也

王道隆於本學之書

孔子曰居上不寬大抵居上以寬為本太狹則難為

其下矣

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人之秉彜好是懿德孔子

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以有一物必有一理而言

謂之則以秉執此常理而言謂之秉彛以是理之
美得於心而言謂之懿德則也彛也德也皆理也
理即道也故曰龜此詩者其知道乎

周子言勢之輕重朱子以秦漢之事明之其意深矣
萬物皆自天地之塞之即來所謂一理也至散而為
萬物則殊分矣

事以義為者則事無不正以利為者事雖正猶未免
出于利心

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王道
仁政皆自此出有一夫之不獲其所聖人之心為

之戚然不寧

聖人惟言求仁仁則萬事出于正不仁則萬事出于
不正

司馬遷論儒博而寡要某彼自不識其要耳要者何
天命之性是也

歷代史學議論之早不知王道為何物至宋道學君
子王道始明

朱子綱目是非定天理明
孟子言人無四端非人也人無四端則廢所不為而
入於禽獸矣

四端雖並說然必有惻隱之心斯有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此仁所以統四德也

前代史載異端駁雜怪誕之說不足以立教適足以惑定

讀書吾得其要天命之性是也

天合六對

讀書續錄卷之四

讀書續錄卷之五

周子挺生南服建圖立說以明造化之源性命之微傳之二程以當時無受之者遂不以語人至朱子既即其圖以剖析其旨又即其說以盡發其奧由是周子建圖立說之意大明學者誠欲求其意當即朱子之解以求周子之說熟讀精思潛玩默體期以數十年之功俟其融會貫通超然有得于圖象之表庶幾造化之源性命之微天人之理畢貫於一而其實不外乎吾心矣朱子曰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左由是而巳此

易之在卦畫者又曰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
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此易之在造化者然易之
在卦畫者實由易之在造化者出也

易雖有交易之體變易之用然用不在體之外

人君之德惟明為先書稱堯曰欽明舜曰文明禹曰

明明湯曰克明文王曰若日月之照臨皆言明也

明則在己之理欲判然在人邪正別白處已處

入萬事皆得其當矣

張子曰學至於不責人其學進矣此言當深體而力

行之愚屢言及此而不厭其煩者亦欲深省而實

踐之也

書雖不及史之詳然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已具

後世人主能力求其要而法其治何三代之不可

復書之精一執中治天下之要用賢才脩政事之

類皆其法也

經書中有字同而義異者如易泰卦泰乃亨泰之義

論語君子泰而不驕泰乃舒泰之義太學驕泰以

失之泰侈肆之義又如書言有忍乃濟忍乃容忍

之義論語言忍乃忍於為惡之義孟子言不忍人

之心乃仁心發見之義經書字如此類者字同而

義異讀者當各即其義而觀之，不可以字泥也。孔子曰多乎哉，不多也。世儒以該博為能，而不察其理之有無者，去道遠矣。

有一毫私欲之間，雜即非仁矣。

自古有天下者，觀其所用之人，則政事可知矣。

周子誠上章，誠善道性元亨利貞命皆太極也。

程子言國祚之祈天永命，周過其曆，即其效也。

三王皆以仁立國，所謂王道也。

漢唐雖雜伯雜夷，尚能假仁義而行，故國祚自三代

以下最為長遠。秦隋南北朝五代皆以不仁立國，

故其祚如彼之促，斯可以為萬世鑑矣。

至大者善也，人胡不為善。

正己者乃能正人，未有枉己而能正人者也。

作史者不可以強弱成敗論人，只當斷以大義。

民不習教化，但知有刑政，風俗難乎其淳矣。

賢其賢否，其否天下所以治，賢其否否其賢天下所以

以不治。

天下國家當大培根本，何以培之，仁而已。

聖人之道，菽昧不明者，千五百年至周程張朱而

始明。

書稱堯曰欽明文思允恭克讓舜曰濬哲文明溫恭
允塞曰明曰文曰恭二帝皆同德
道流行于天地間即元亨利貞仁義禮智是也未嘗
有間斷但道之託於人者有絕有續耳
道體於穆而不已道統有絕有續
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不由則道之在人者亡矣而
道之在天者則未嘗亡也
行之久速皆有理焉順理處之可也行之久速由乎
天故不可充人
中字專言則包四德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是也偏

言則止為禮之一德定之以中正仁義是也
靜存動察學易之要也

動靜語默應事接物求合乎理即學易也
易者陰陽也其理則道也道即天命之流行朱子所
謂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是也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相得謂一與二相得三與四相
得五與六相得七與八相得九與十相得有合謂
一與六合二與七合三與八合四與九合五與十
合朱子曰相得如兄弟有合如夫婦相得則取其
奇偶之相為次第辨其類而不密察也有合則取

其奇偶之相為生成合其類而不容間也相得有
合四字諒盡河圖之數

河圖洛書之奇偶不過一陰一陽耳朱子言之備矣
洛書一五行即河圖之一六二七三三八四九五十之
五行也

河圖之數十太陽之位一得數九成十少陰之位二
得數八成十少陽之位三得數七成十太陰之位
四得數六成十

事無大小皆當致謹
舜之兢兢業業禹之祗合德先成湯之慄慄危懼文

七之小心翼翼皆致謹之謂也

義利無並立之理尚義者必不尚利尚利者必不尚
義惟君子為能尚義而去利也孳孳為義者君子
也孳孳為利者小人也聖賢言之詳矣尚義則天
下治三代盛時是也尚利則天下亂戰國末世是
也

行王道則黜伯功行伯道則棄王道後世有王伯並
用之說非矣

王道天理也伯功人欲也天理人欲未有並立者也
老子多藏必厚亡之言曲盡事理自古以來黷化質厚

積以取顯覆者多矣而猶不知戒何邪
利者人心之同欲而欲專之可乎

孟子深辨王霸之誠偽所以擴天理遏人欲也
千古聖賢之學惟欲人存天理遏人欲而已

天道可畏聖帝明王事天如事父母父母有怒人子
恐懼不寧思有以消其怒聖帝明王之事天亦然

春秋書災異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未有書於前而
不應於後也朱子綱目書做春秋之意

事天當自一念之微純乎天理次而一身一家皆出
於至正則事天而天心悅矣

書疑
脫漆

古語云事天以實不以文存其心養其性事天之實
也

書言罰弗及嗣賞延于世此聖人之仁心也故賞當
過於厚而刑不過於濫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物物一不極也
性命之理於一草一木見之於天地萬物皆見之

周子論樂至矣
邵子詩云不讀人間非聖書九不正之書皆不可讀

陰陽消息盛衰屈伸即易也順之則吉
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學易當深體此理

朱子曰看來人處太遠中無一時閑吉凶悔吝一息
不曾停如大輪一般一恁滾將去聖人只隨他恁
地去看道理如何這裏則將這道理處之那裏則
將那道理處之愚按朱子此言論乾卦潛見惕躍
飛亢之事學易者當知此意
大有之過惡揚善朱子謂非特用人反之於身亦莫
不皆然如去人欲存天理即過惡揚善也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如東漢諸
君子欲以力扶當時之衰亂是正知此義也
陰陽在內外分否泰聖人以君子小人發明其義自

古治亂皆由於是易之垂戒深矣
朱子曰太極中本無一物天地生物不言所利故聖
人之於功業雖有若無分定也
制將智謀為本不然雖號勇一夫之敵也易曰匪貞
丈人吉所謂丈人必能以智謀為本矣
聖賢之書神而明之在乎人不然書特塵編耳
書能神而明之則活潑潑地
聖賢之書所載皆天地古今萬事萬物之理能因書
以知理則理有實用不然書自書理自理何以有
實用哉

偶持一卷中庸書因思此書滿天下能因中庸之書
實得中庸之理者幾何人哉燈下記此以上四條
易之初卦畫而已今經傳本義之外諸儒之說遂至
數十卷何其文之多也
支流多則迷本源雜說多則亂本旨今五經四書傳
註之外增錄後儒之說日益多學者至白首不能
遍讀吾恐本源本旨迷而亂也
宋末之文弊如周末許魯齋嘗言之矣
士農工商之業為之必有實效異端誦妖誕之空言
以徼不可必之福茫如捕風繫影舉前古為之何

其惑之甚邪
六十四卦其辭至無窮
為善誠實則天報之以福豈有為不善之人誦異端
之証言而福可求邪
陰陽迭為消長自復至乾陽長陰消自姤至坤陽消
陰長然陽之長雖至復始成一陽而坤之初爻陽
已萌矣陰之長雖至姤始成一陰而乾之初爻陰
已萌矣聖人於陽之復則喜見于辭於陰之姤則
不言扶陽抑陰之義也
剝畫為純坤剝于上而陽已萌于下夫畫則為純乾

夫於上而陰已萌於初此陽無間密息陰亦無間
容息故程子曰陰亦然聖人不言耳

知卦畫即易知交易變易之易知陰陽亦為消長
陰陽無類絕之理至陰之中陽已生純坤初爻有陽
是也至陽之中陰已生純乾初爻有陰是也
姤次夫繞夫去陰為乾而陰又生即子所謂亂生於
治也

程子曰顏子筆詠在他人則憂而顏子獨樂者仁而
已愚謂聖賢之樂不過全天命之性仁即天命之
性也專言仁則禮義智皆在矣

程子曰理性命一也

堯舜之朝曰兪者衆共之辭其舉人皆於公朝也此
意行公道行矣

乾健坤順之類易神明之德一義禮智信人神明之
德

既往之非不可追將來之非亦可作此吾之自省也
款寡其過而未能之意時時不可忘此實脩己之要
也蘧伯玉之使以夫子款寡其過而未能之言對
孔子之問不惟能知伯玉之心其能自知也審矣
衛武公蘧伯玉皆以高年而篤于進脩誠可為後世

法

孔子晚年喜易，猶曰假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太過。况常人之於學，可不知所勉乎？

鬼神體物而不可遺，無物無陰陽。

程子曰：離陰陽更無道，竊謂離物亦無道。富有之謂

大業，理氣充塞無涯，日新之謂盛德。理氣流行不

息，富有雖曰大無外，日新雖曰久無窮，其實均一

理氣耳。

道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萬古常如此。

道不離人，人懵然無知覺者，氣質拘之物，欲蔽之也。

人之善端亦時有發見者，但私欲盛隨彼汨之耳。

朱子曰：童遇云讀書千遍，其義可見。又曰：思之思之

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教之，非思之力也。精

神之極也，非妄語也。此言讀書熟思之精，自有通

悟時也。

楊龜山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以是見龜山之識極

天高。

朱子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

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

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

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
也是則太極也天命也道也誠也善也性也一理也

天下之理再無加於性分之外者

孟子言性善於道之大本太原見之至明矣故其一

言一理皆自此出荀楊諸子不明道之本原雖多

言愈失矣

聖人之言性與天道雖自不可得而聞然與諸弟子

言仁義孝弟忠信天命行聖之類與凡不言之教

何莫非性與天道之妙也

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論人不倦
則可謂云爾已矣讀論語者須要見何者是聖人
之為聖與仁不厭處何者是聖人以仁與聖論人
不倦處

問自其本以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為體
故萬物各具一太極如此說則太極有分裂乎未
子曰本只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各自全
一太極爾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則處
處皆見不可謂月分也又問理性命章如何下分
字曰不是割成片去只如月映萬川相似以赤子

之言觀之太極渾然一理其大無外其小無內
物雖各得一理似乎分矣合而言之又渾是一理
實未嘗分也正如天地間總是一月光萬川雖各
得一月光又總是一月光也太極不可分於是可
見矣

本學傳言聖人之止雖有仁敬孝慈信之分其實皆
以敬為主故曰無不敬而安所止也

為善之心當念念不忘不可有須臾之間也

人心能止則萬實輝光故易於太畜言之
周子言幾字亦自易知幾其神乎之語來

天體無窮程子言之備矣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自一刻一時一晝一夜一月一
歲積累至千萬歲無非一陰一陽之謂道循環而
無窮此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蓋命即元亨利貞
之命道之謂也

天理本善故人性無不善故程子曰性即理也

或在陽或在陰故神無方或為陽或為陰故易無體
神不離乎陰陽亦未嘗倚於陰陽也

四皓定惠帝之位先儒多稱留侯之謀而朱子綱目
不大書其事惟附註於高帝還官之下必有深意

楚辭鴻鵠歌有朱子集註議論當以為正
讀史最有益古人多有明見於事幾之先者如事之
成敗人之賢否皆預言於前而具應于後此等殊
開人智識
朱子曰易若靠定象去看便滋味長若只恁懸空看
也無甚意思本義多是靠定象看
中夜思千古聖人之心惟是誠而已
進學之本惟在忠信聖賢言之詳矣
孔子視其所以一章亦有反觀己之為善為惡所由
所安之實

德明當
作明德

大學經傳一明德貫之明明德者明德明於己新民
者明德明於人止至善者人己之明德各造其極
格物致知窮盡此明德之理也誠意者實其明德
於心之所發也正心脩身全此明德於身心也齊
家治國平天下者明德明於家國天下也
元亨利貞之命充塞天地流行古今無一毫之空隙
無一息之間斷即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
五行之外無陰陽陰陽之外無太極太極之外無性
與天道精粗本末渾然一致也
仁義禮智天理也樂天即循天理而樂也

宴好之私不形於動靜情欲之感無介於威儀盛德之至也

易不出乎陰陽之理故太極圖可以包之

元始統天仁道統人
朱子曰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於陰陽也是則道即不測之神與

堯之命官曆象授時以開凡定四時之類皆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也歟

晝動夜靜而太極不離乎動靜故曰太極本然之妙也動靜所乘之機也天位乎上為陽地位乎下為

陰而太極不離乎陰陽故曰陰陽形而下之器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

太極說不過中庸之理耳通書曰誠者聖人之本誠

太極也即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其曰大哉

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即中庸天命之本然也

其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即中庸天命

流行賦於人物之性也其曰誠者五常之本又即

未發之中也其曰動而和曰道即和之達道也

周子無極而太極指性命之全體而言張子西銘理

一分殊指仁義而言西銘示人以求仁之體專言

之仁也於太極圖中正仁義亦無不包矣

太極圖言一理二氣五行化生萬物西銘言乾坤為

萬物之父母則一理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在其中

博五典庸五禮彰五服用五刑治天下之大本大法

不出于是

千古聖賢教人之法只欲人復其性而已聖人千言

萬語雖有精粗本末不同皆說從性上來學者默

識而旁通之

天人之理性命而已

學只學天理人倫

西銘大旨欲人克己為仁

顯也用也即道之費也微也體也即道之隱也體用

一源顯微無間

太極圖說程子之後惟朱子知之宜程子不以語人

也

太極圖說朱子解知者鮮矣

天地萬事萬物各有自然之條理人之處事惟順其

條理而行斯無難處之事矣

致知格物是於事物求至極之理

理不外事惟於事上求其理理既明即以此理處此

事斯得其當矣

中庸或問曰格物之功正在即事即物而各求其理
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元亨利貞是也聖人以神道
設教而天下服仁義禮智是也神明之德在天為
元亨利貞在人為仁義禮智

中庸序曰恍然似有得其要領所謂要領天命之性
也一書之理不外是

論語雖不明言性善允言仁義孝弟道德天命之類
無非性善也

人之寐然不動時陰也而理具焉感而遂通時陽也

而理亦具焉或陰或陽而理無不在此在人陰陽
不測之神也

論語允告門弟子問仁一貫求仁得仁禮義善性之
類皆天理也天理即性善也

聖人雖罕言命而論語所言者無非命之理雖罕言
仁而所言者無非仁之道蓋命即元亨利貞賦於
人仁義禮智之性聖人一言一事豈有出於性命
之外者學者默而識之可也

靜而致以涵養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動而致以省察
喜怒哀樂中節之和此為學之切要也

關雎之詩即中和之理

動以天天即仁義禮智之天理也

論語言仁大學言明德中庸言天命之性孟子言仁

義一理也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於貞元之間見之

一以貫之只是性情

聖人教人百行萬善性以貫之

豁然貫通者性而已

曰省已過之不暇何暇責人之過

怨字用之不盡

道無聲臭取之不竭用之無窮

朱子太極西銘解至矣盡矣

貞元動靜人心動靜一也

朱子言頤子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條理即性情之條

理太本達道也

性命之理散見于聖賢之書天地之間反之吾心至

精至密之地而不可見也

始終條理性命體用是也

聖人蒼門弟子問仁雖因人變化不同其致一也

造化無一息之間人之存心亦當無一息之間

學者一日之間心在義理上之時少在閑事上之時多所以於義理生而於閑事熟誠能移在閑事上之心常在義理上念念不忘則天理熟矣孟子言仁亦在乎熟之而已譬之飲食熟則消融而有益生則非徒無益又將有害焉此為仁貴乎熟也

程子曰人只有箇天理不能存更做甚人蓋天理即仁義禮智也四者一有失焉則非久矣思萬端外事皆無益惟思天理則日進高明誠為中庸之樞紐即此性之寶也非性之外別有一

物為誠

博學詳說反說到至約之處則無擊無復矣道心即仁義禮智之心性是也

盡性者聖人復性者賢人至於聖人聖人相傳之道不過於此
克舜禹湯文武之道非得孔子後世莫知所尊周程張子之道非得朱子後世莫知所統孔子之後有天功於道學者朱子也古聖人之道四書之理渾晦千五百年至程朱始明知至處即性之一源

性者萬物之一源無方所無形象

費隱即達道大本

不遷怒工夫甚難惟嘗用力者知之然亦不可不勉

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聖不自聖者如此

復之有益于人矣雖顏子亦由於不遠復

小學以事教人理在其中精粗本末無二致也

踐履盡小學之事則天理爛熟雖大而化之之聖恐

亦不外是

天地萬物晝夜寒暑彌滿六合流行古今皆易也

易曰知崇禮卑知崇如博文禮卑如約禮

日夜省察身心思慮動作之過惡改之體認身心性

情固有之天理存之改過存善晝夜循環用功庶

幾惡去而善存

讀西銘筆錄

朱子解西銘天地之帥吾其性曰乾健坤順此天

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蓋

乾坤之健順即元亨利貞之德賦於人物為仁義

禮智之性也人物皆同此性民曰同胞以能推明

乎此性也物吾與也必不能推明乎此性也太君

宗子大臣家相高年長長孤弱幼幼聖人賢者以

至兄弟無告九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而同此性也惟聖人能全其性與天地合德也賢者能不失其性而秀出于茅莠也于時保之保此性也樂且不憂樂天即樂此性也遠曰恃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皆逆此性哉此性稔惡而淪滅此性者也踐形惟肖者能克形色之性而克肖乎乾坤父母者也知化善述其事者知陰陽變化之道而所行者皆天地之事即此性見于日用事為之間者也窮神善繼其志者通天地之亨利貞神明之德而所存者皆天地之心即此性蘊於寂然不動者也

不愧屋漏為無忝存此性於幽隱之中無忝於乾坤父母也存心養性為匪懈存其心養其性不怠於事天者也過人欲而惡者酒又所以顧天之養而存此性也育英才而永錫類乃所以廣萬物之一原而推此性也不弛勞而盡底豫之恭非存此性以事天乎無所逃而待烹非盡此性以順天乎體其受而全歸者全歸乎此性而已順乎天而惟命是從者不嘒乎此性而已或富貴而厚吾生吾惟盡其性而不敢驕或貧賤而玉吾成吾惟順其性而不敢怨以至存則存吾性以事天沒則全吾性

性以樂天此性之一字皆自天地之帥吾其性之
性來西銘始終之意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
惟在乎養其性而已先儒以理一分殊明此篇之
大意然理一所以為仁分殊所以為義舉仁義而
言則性之全體在其中矣竊以性之一字貫之如
此未知是否以俟正於後之君子薛瑄識
觀頴子所好何學論頴子全在性情上用工夫
程子曰西銘乃原道之宗祖蓋原道但言率性之道
西銘言道所從出即天命之性也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仁也於親曰親於民曰

仁于物曰愛仁之施各得其宜者義也此仁之理
一貫乎分殊之中義之分殊不在理一之外也
道學相傳非有物以相授也蓋性者萬物之一源而
天下古今公共之理即所謂道也但先覺能明是
道行是道得其人而有以覺之使之明是道行是
道則道得其傳無其人則道失其傳矣
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此可見人與天
地萬物為一體
朱子本義卜筮外亦多本程傳
至誠無息即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在聖人則純亦不

范

舉目見天地萬物之理皆活潑潑地何止鳥飛魚躍理者何即天命之性是也所謂洞見道體者恐不過如此

一性貫乎中庸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君子萬事而天下平即首章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之意明德新民止於至善無非盡已盡人之性各造其極物理之極處即性之一原也天下之物皆造乎極處則吾心所知無不至矣

程子曰沿流而求源流者傳之辭也源者易之理也

因辭以求理所謂沿流而求源也

長沮桀溺之徒其言聖人雖非其自處却是蓋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賢者只當守此義若聖人則無不可為之時不當以賢者例之也

惟聖人之言中正無過賢者之言或有過者字文周多行周禮然無其本焉得有周禮之治

本學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觀知至連意識說則致知格物先于身心性情上用功可知身心性情之理明則意可得而誠矣

允執厥中中者性命之理也千古道學之源本於此

故朱子曰堯之一言至矣盡矣

吳陸遜有先禮後刑之言亦可謂識治體矣

常存不如人之心則有進

元大而始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仁則仁道之大

可知

仁從乾元本本大原中流出所以為象善之良

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行皆

實也

讀書續錄卷之五

讀書續錄卷之六

為學之要在於知性善知性善則知所用力矣

昔子以食色為性若終兄之臂而得食得為性乎踰

東家牆接處子則得妻得為性乎故食色氣也食

色之理性也

寒暑陰陽也所以變化者神也變化之神無方陰陽

之易無體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而易亦天地也成性存存

道義之門而道義亦性也

居處恭執事敬存吾心之天對越在天之天即顧諟

天之明命畏天命尊德性之謂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曰聖人倫之至也又曰堯舜性之也是則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全此性而已

程子曰乾天也一節論天至矣

顏子所言高堅前後朱子曰道體也道體即性也天命之性渾然無間故存心養性即所以事天也聖人以四代禮樂告顏子使其得位則於前代之法必有因有革未必盡溯古法也朱子曰功用言其氣也妙用言其理也功用兼精粗

言妙用言其精者

聖人作易順性命之理一卦分三才陰陽剛柔仁義之道即性命之理也

中夜因思天賦我惟一性苟不能全是逆天也可不

懼哉

用言以斷事則尚乎易之辭

朱子綱目太書張良謝病辟穀其旨微矣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直道而行也是則三代之治後

世必可復

程子言漆雕開已見大意即道也道即性也

陽氣自下而上漸達則溫畢達則熱陰氣自下而上

漸達則涼畢達則寒觀十二月卦氣可見

聖人教人博文致知格物明善允知之之功皆明此

心之性也教人約禮誠意正心固執允行之之功

皆踐此心之性也

潛養須用敬存此性耳進學則在致知明此性耳

孔子教人多就事上用功鮮有指出本原者至孟子

則指出本原矣

孟子深造之以道一車至妙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王凝論不魏曰夷狄之德黎民懷之不知何謂也

德性是學問大本本原知此則天下之理可明矣

自泰之否易自否之泰難

卦爻隨時取義不同

君德明為本居敬窮理則明矣

朱子曰至精之理於至粗之物上見

班彪王命論真西山文章正宗取之

知行雖是兩事然行是行其所知之理亦一也

乾專直是一坤翕關是二

參同契終是方技之書

顏子與聖人未達一間者以三月不違與純不已也

聖人相傳之心法性而已

既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復何言哉

萬古之闔闢不可得而窮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

無始者與

物格知至在物之理與在己之理無間故曰纔明彼

即曉此

格物是方推致其知物格則知至矣

通天地萬物總是一理致知格物者正欲推極吾心

之知以貫天地之理也

孟子曰使吏治其賦後世分封者多用其言

天命有善而無惡性之謂也

大同之道即理也

誠之源即張子所謂性者萬物之一原

唐郭子儀竭忠誠以事君故君心無所疑以厚德不

露圭角處小人故纔邪莫能害

觀孟子答井地之間則其法壞已久矣

四德仁為大知為重非知之明守之固則仁亦不能

有諸已矣

朱子贊明道曰龍德正中甚大

孟氏醇乎醇以其言不出乎仁義禮智

言出乎已可警乎已

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蓋道即仁義禮智心通乎道以辨人之是非其合於道者為是不合於道者為非道即權衡較輕重即辨是非也

朱子論陸象山之學具有定論臨川吳氏猶左右之何也

元人詩曰不宗朱氏元非學義氣言乎
晉司徒魏舒凡有為先行而後言可以為法其遜位而去一節尤高

孟子專心致志四字讀書之至要

率性之謂道全是自然
天下後世有公是公非秦檜祖子孫三世領史職亦不能掩其奸邪之迹

聖人之言皆自天理中流出所以為載道之文知性善則天下之道皆自此出不知性而論道者也
學至知道乃可以言學道者何性是也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造化之迹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即二氣之良能也
元亨利貞仁義禮智八箇字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元

塞天地貫徹古今日用須臾不可離也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聖人盡性以至
命也

大哉乾元乃統天萬化之源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無時不
天既無言恐理亦無名
二氣之良能即屈伸之自然也

細思人與天地本無二理惟無私貫之
允言性命仁義禮智道德之理皆無形聲之可接惟
然而識之可也故曰上達必由心悟命之曰道蓋

借人所行實有道跡之道以明人所行當然之理
身非真有形如道路之道也

先儒言聞道見道者但心悟其理故借聞見以明之
非真有聲之可聞有形之可見也

隆秉彛天理民彝朱子於孟子豪傑興及聞見章
註兩言之千載聖賢所傳所學之道不外乎是

持盈惟有德者能之

作德心逸日休者誠也作偽者反是

人無忠信不可立於世

天地聖人誠而已

本一氣而有動靜耳

荀子以人性為惡則是誣天下萬世之人皆為惡也
其昧於理如是之甚

周世宗亦五代之賢君而爭南唐江北之地亦多傷
兩國之生靈仁者不為也

孟子處戰國之時不言兵其仁心大矣
觀唐虞三代之書其世道可見

宋元祐宣仁臨朝亦非大有為之時
氣化流行未嘗間斷可見道體無一息之停

周禮後世用其制者猶不可易可見為聖人之書

成湯不通聲色不殖貨利最為難事

孟子得仁義禮智之大者其言千變萬化皆由此出
天道元而已人道仁而已

太學言明德論語言仁中庸言性孟子言仁義
坤之元即乾之氣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先儒謂
是孔子言性與天道處

非知道者不足以知聖人
自孟子後知孔子者鮮矣至周張程朱乃知之

顯諸仁是藏諸用之發見處藏諸用是顯諸仁之機

絨處

三代王佐事業皆本於道德後世輔相事功多出於才氣

莫之為莫之致皆當謹其在已者

中庸惟聖人能之雖大賢亦未免有過不及者

議論是亦易行事合理難

聖賢書所言之理神而明之在乎人不然書特塵耳編

一之理不患不能知患無可貫之實耳

朱子本義依呂氏所定經二卷傳十卷古易次序可

見易本卜筮之義

讀書續錄卷六終

讀書續錄卷之七

通天地萬物之理皆善也人胡不為善

用之則行最難自聖人以下雖大賢用之未免有過

不及處

聖人見幾明決未有至於事幾之難處者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天理人事精粗無二致故下學人事即所以上達不

理也

大哉乾元元者性善之源

千載之下得易之本義者朱子一人而已

孟子言性善擴前聖之未發程子性即理也與張子皆論氣質之性又擴孟子之未發至朱子會萃張程之論性至矣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道莫大乎是孟子之後道不明只是性之一字不明

朱子論專言偏言之仁皆本於程子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之語其論性命皆本於程子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之語其論本然之性皆本於程子性即理也之語其論氣質之性皆本於程張論氣質之性如論致知格物

之類皆本於程子

居處恭即吾心之天對越在天之天如顧諟天之明命畏天命尊德性皆是恭之實

錫明善而反諸身不誠終未有得也

程子曰性即理也發明性善無餘蘊矣

性無聲臭不可以物形容之

理無形只是事物所當然以然者

朱子之後諸儒有失朱子之本義者至魯齋許氏尊

朱子之學至矣

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業之存於心

以一本
作已

者為德，德之見於事者為業。如仁義禮智是德行，仁義禮智之德見於人倫事物之實為業，德業非本有三也。
 漢文帝即位之後，除收斂相坐律，却貢獻，定賑窮，養老之令，除誅謗妖言律，以至免租之類，皆仁政之跡，太端也。三代以下，誠為賢君，皆效之。
 孟子言左右逢其原，即自得之者，理即在氣中，不可脫去氣而言理。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人之所得以為心，即專言仁則包四德。

陰精陽氣聚而為物，神之伸也。即人之始而生，魄散而為變，鬼之屈也。即人之終而死，此所謂人者，鬼神之會也。與用之則行，最難所以孔子言行義以達其道，未見其人。也。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此言性也。性無窮盡，無方體，朱子謂之道，道即性也。但當循理，不可使氣。
 非知周乎萬物者，不能辨天下之惑。繼之者善性之原也，成之者性善之在久者也。

動靜者陰陽也所以動靜者道也

中庸惟聖人能之所謂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

鬼神之屈伸伸之極為屈屈則伸之氣已往而遂

其屈而復伸者乃方生之氣非藉夫已屈之氣復

為方伸之氣也程子曰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

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朱子亦曰往者過來

者續

見到至處人或可及行到至處人鮮能及也

明本然之性氣質之性與喜怒哀樂未發已發之性

情了然無疑此本領之學也

古之學者為己顏曾之後是也

中庸不可能者以天命人心之理極其至也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約乃理之統會一原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為學能使理勝氣則可以變化氣質之性而反天地

之性若氣勝理則不能矣

雖盡明五經四書之理而反諸身不誠猶未有得也

有人談道理浩博無窮至其心則無實得處故其

行事與所談者無一句相合即程子譏韓持國如

談禪者是也

誤興

程子之門人論未發之中無致知格物皆失程子本意至朱子發明至矣

朱子大本原皆得程子之學

就氣質中指出仁義禮智不雜氣質而言謂之天地之性以仁義禮智雜氣質而言故謂氣質之性非有二也

有氣即有性有性即有氣性雖不雜乎氣亦不雜乎氣

人之物欲淺深由於氣質之有清濁也氣質極清者自無物欲之累其次雖或有之亦淺而易去氣質

極濁則物欲深而去之也難

氣質之拘最大變化之功極難然亦不可畏其難而不加變化之功也

孟子曰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此亦言氣質之性

至善之所在在天為元亨利貞在人為仁義禮智在人倫為五常以至一事一物莫不有天理之極是皆至善之所在也

夏書止四篇商書稍多周書最多人心通貫天地之心

讀書錄卷一

七

得聖學之真則知異學之妄

重外輕內學者之通患

朱子盡得程子之學故曰亦幸私泚而與有聞焉

衛武公年九十五猶作懿戒以自警

朱子稱陶淵明有高志遠識

默識性與天道内外合一無處不有無時不然

孟子曰知其性則知天矣天者性之所自出即天命

之性也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

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此言氣質昏濁

則天地之性為其所蔽故為氣質之性善反之而

變其昏濁則天地之性復明若氣質本清則天地

之性自存初無待於反之之功也

性情得其正者聖人也

太德敦化理氣之一原小德川流理氣之殊派

造化密移無一息之停常在目前人自不察

精義入神乃知至之事致用所以行其知也

道理物我無間天人一致

堯舜之治不可及已君德盛氣化盛也

灑掃應對亦精義入神致用之事

吾得性之善，念念不忘，入日用之理，性情而已。

漢唐聲代以來，賢人君子雖鮮，克聞道而其嘉言善行，高風偉節見於傳記者多矣，不可謂世無其人

也。言乾則元亨利貞已具，言性則仁義禮智已具，道則萬古不易，氣化則日新。

萬物皆有始終，惟道無始終。

先儒論孟子言齊魯之封皆方百里，與王制同，與周禮異。然孔子曰：安見方六七十里五六十里非邦

也者，則孟子所言為是。後來齊魯之大皆兼併而然，非始封之制矣。

論宋遼金之統當以宋為正，無疑。朱子綱目五代時

石晉雖為遼所立，後來契丹侵晉皆以入寇書，是

則自晉傳漢周至宋宜得一統之正。况文真嘗入貢於宋，又非遼之比矣。

凡聖賢之書皆先知先覺覺後知後覺之言，讀其書而無知覺可乎？

堯典舜典首言其德，禹謨則言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所言有不同矣。

詩曰其人如玉君子之德必如玉斯無一毫之黠汚
氣質之性以理在氣中而言氣質之濁者理為之蔽
性固有不善氣質之清者理無所蔽性焉有不善
乎

未能盡顏子之學則不能知顏子之樂

滿天地間皆中庸之理人自不察

性與天道無內外無限量無止息

元者善之長亨利貞皆善也仁為善之長禮義智皆

善也性命一理也有善而無惡也明矣

稟氣之濁者心不開明善言不能入

見外物重則氣象卑矣

好仁者無以尚之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與

細思千古以來窮奢極欲者漠然無存矣但得智不令

之名於不泯耳

漢唐間英主大抵能用言則能成事功

人之吸極而呼者退極而進柔變而趨於剛也呼極

而吸者進極而退剛化而趨於柔也既變而剛則

關矣既化為柔則闔矣張子曰人之有息蓋剛柔

相摩乾坤闔闢之象其斯之謂與

朱子解孟子孔子登東山章言聖人之道大而

即天命之性也

朱子曰已升之氣便散矣觀此言則方生之氣自是
新者非既散之氣復為方生之氣也程子論呼吸
亦如此

釋氏出世法天地陰陽古今皆世也而可出乎
冲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竊意萬象如人與鳥
獸草木昆蟲之類莫不有_一定之象具於冲漠無
朕之中及陰陽流行之後其可見之象即冲漠無
朕中之象也是則人物之偏正通塞雖曰稟氣賦
形於有生之初各有不同然其已定之理固已具

於冲漠無朕之中矣

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蓋以氣質言也故朱子曰
生知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

程子曰陽無可盡之理蓋陽即乾元之氣也又豈有
盡乎

堯典春夏秋冬之四仲即乾之元亨利貞也

孟子言取之左右逢其原原即天命之性也性無時
不見見于日用之間故取之左右逢其原原如水
之有來處

人物之生各接得天賦之命以為性

勢亦甚大如趙宋之有遼夏勢不可去若欲以力勝
即有患惟若古帝主脩德以來之則無患矣
論語曰吾莫如之何也已矣言人自絕于善雖聖人
之教亦無所施也
不輕妄則重厚不昏塞則睿明其要在主敬
東漢之季雖使陳寶得行其計可復治乎朱子有言
意益如此
漢高惠文景皆少私欲故程子謂其近於善人為邦
之效
朱子曰心有善惡性無不善若論氣質之性則有不

善

宋理宗雖崇理學而不能行理學安得有致治之效
宋理宗用賈似道卒至積國此任小人之效也豈非
萬世之永鑑

人能常存仁義禮智之性則與天命之元亨利貞渾
合無間所謂永言配命也

三代以下唐宋之治皆不及漢

後漢嚴光有懷仁輔義天下說之言則其所蘊非尋
常高士之可及也

子陵之清足以廉頑立懦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程子論禮書至矣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子路等執子矢之類以病人之短不敢信其必然

浩然之氣即乾元之氣也

朱子言易中器字皆謂有形之實事也

性本善反之而惡如水性本下搏激之可使過類在

山亦反水之性也然其就下之性終在故反性為

惡而本善常在

伊尹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有易道焉

程子曰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為仁然仁是愛之性愛

是仁之情程子之意但謂不可以情為性耳而愛

之情終自仁之性出故論仁以愛為仁固不可而

仁之情實不外乎愛也

八索九丘之書在唐虞之前然唐虞三代之書無引

其一言者以是知其書之不傳也久矣孔安國乃

謂孔子黜之恐不然

漢高帝時臣下無章奏而聞諫即聽至元成哀帝之

間章奏愈繁而言不見用此亦可以觀世道矣

明道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學者亦不可無此志

二帝三王公天下之心萬世可見

伊尹在畝，畝樂堯舜之道，即隱居以求其志，及其相湯，即行義以達其道。

諸葛孔明與昭烈草廬之論，及請救孫權之談，其素蘊可知矣。

天地生物之心，即乾元也，其大無方，其遠無盡。

三代之佐格心，兼論事後世之佐論事，多而格心者

少見

好仁者無以尚之，魏魏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人皆知曹操為漢賊，而不知袁紹亦為漢賊，未成者

觀其與曹操論取天下之策，及滅洪之事，可見列

傳稱其善，下士過矣。

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弗去為知，如知父子之仁長

幼之禮，君臣之義之類，固守而弗去，則為知矣。

由辭以得意，讀書之至要，無過於此。

先執厥中，朱子謂克之一言至矣，盡矣，蓋中者天命

之性，萬理不外乎中，故朱子云然。

因其於冲漠無朕之中者，有無窮之象，故見於卦畫

者，有無窮之數。

大學出於書，如克明峻德，作新民之類，是也。

始條理之事有缺則終條理之事不全

道無有不到處亦無有間斷處釋氏出家修行是有

不到處專務上達而無下學是有間斷處又烏得

為道乎

識進則量進

性純是天理故有善而無惡心雜乎氣故不能無善

惡朱子曰心比理則微有迹比氣則又靈又曰心

是氣之精爽

程子曰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亂

道以此而觀心迹既不可判則人為善之迹固出

於心而為惡之迹亦出於心也明矣

聖人雖有心然動以天順理而已復何為哉故程子

曰聖人有心而無為

因看曆曰乾元亨利貞之道皆具于此矣

經書言性自書始言學亦自書始

自古奸雄若曹瞞之徒雖逞欲一時而終遺臭萬世

孔子之後知作易之本原者程明道邵康節發明二

子之學者朱子也

陰精陽氣聚而成物即所謂天地之塞吾其體

不使他事勝好學之心則有進

朱子詩曰若識無中會有象即無極而太極也
慮雖不能周於人而心當常存於厚
注焉而不滿其量無窮酌焉而不竭其源無盡

朱子本義依呂氏所定經二卷傳十卷古易之次序
後儒以本義附今易程傳之次失朱子之意矣
解春秋者以己意為聖人之意不知果得聖人之意
否

至誠無息之體與萬物各得其所之用渾然無間
朱子以易有太極即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易所謂
是生兩儀即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

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
陽兩儀立焉易言兩儀生四象即周子所謂水火
木金以是而觀則易所言太極之生萬象周子所
言太極之生萬物同一理也
人之精神即陰精陽氣聚而為物者故與天地之氣
流通而無間
人畫之所為夜之所夢吉凶善惡各以類應也
消息滿虛造化自然之理聖人知之故順之而吉衆
人不知故逆之而凶
畫前之易冲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既畫之易

即卦即爻一理冲漠無朕
朱子論太極曰惟其理有許多故其物亦有許多蓋
理有許多者冲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也故
其物亦有許多者皆由理有許多也
精義入神是致知明善之事於天下之理知之極其
明致用是力行之事於天下之理行之無不至
朱子言公私邪正廢興存亡皆原於幾蓋知幾則公
正與存不知幾則私邪廢亡
心統性之靜氣未用事心正則性亦善心統情之動
氣已用事心正則情亦正心有不正則情亦不正

乾元萬物無時不資始坤元萬物無時不資生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兩言括盡造化之妙
妄念忽然而起然即覺其妄但不能絕於再起此所
以為難矣
廓然而大公者性也物來而順應者情也性者情之
體情者性之用此性所以無內外也
滿天地間皆是天所賦之命物所受之性但人自不
察耳
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止極邪其視下也

亦若是而已矣此論天之色體俱盡
明善是明仁義禮智之性誠身是實性之善無一毫
之妄
明善是格物致知知性知天之事誠身是誠意正心
養性事天脩身之事
性即理也理即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故復性則可以
入堯舜之道
陽之成形者莫大於天陰之成形者莫大於地
元性理字皆聖人所制以明難明之道
無聲無臭至矣况可以言語形容之哉

性情之外無道

滿天地是生物之心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

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周子定之以中正仁

義而主靜之定字蓋出於此

朱子曰命即理也書曰顧諟天之明命詩曰永言配

命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子思天命之謂性命皆以

理言也

孔子曰焉用殺論語二十篇無以殺字論為政者聖

人之仁心大矣

帝主、公以為治、霸者、公以假名、
聖人為治、推其固有之善、及人、纔有私意、即入於權
謀術數矣

論語一書、未有言人之惡者、熟讀之、可見聖賢之象、
心虛、涵萬理、
易曰、由辯之不早、辯也、朱子曰、李光祖云、不早、辯他
直到得、即當了、却方、辯、刻地、激成、事來、此說最好、
愚按、此說、凡事皆當謹之、於微、
性與天道、內外合一、其大無窮、
讀書續錄卷之八

草行集字句選

森川竹意先生臨書

全二冊

此書、占人佳作、片言隻語、對句等、ヲ撰ビテ書スルニ、晉漢以來、諸名家
筆スル所、字ヲ集メ、各澤文ヲ施シ、二字ヲ起テ、十四字ニ至ル、其用、扁額對聯、畫
題、橫幅、屏障、及ヒ一、二行書ヲ成ス、簡便比類、ナシ、或ハ其語ヲ印章、撰
用スルモ、亦佳ナリ、凡テ月簷、花筵、風窻、茶席ヲ論セス、文人書家、平常座右、
攜フベシ、實ニ推興三昧、鴻寶タリ

題畫詩刪

同著

全二冊

此書、山水、草木、鳥獸、魚、竹、松、梅、人物、神、仙、佛、道、
主人、畫、題、詩、句、ヲ集メ、各澤文ヲ施シ、二字ヲ起テ、十四字ニ至ル、其用、扁額對聯、畫
題、橫幅、屏障、及ヒ一、二行書ヲ成ス、簡便比類、ナシ、或ハ其語ヲ印章、撰
用スルモ、亦佳ナリ、凡テ月簷、花筵、風窻、茶席ヲ論セス、文人書家、平常座右、
攜フベシ、實ニ推興三昧、鴻寶タリ

浪華書肆

心舟橋通北久太良明

河内屋喜兵衛

